

全守”了，但还处于比较粗糙的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非常科学，其中有交叉，也有转换的过程。

当前中国正处于历史发展阶段的新起点，中国的国际角色正在经历三个重大转变：一是中国正在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转变，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影响力正在逐步走向世界，我们的战略视角也要随之转变。二是中国正在从国际体系的配角向国际体系的主角（或次主角）转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把我们提前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的“责任意识”和“机遇意识”要随之增长。三是中国正在从一个“单项选手”向一个“全能选手”转变，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诸领域内扮演全球角色，最起码也要开始思考和准备扮演全球角色。

问题在于中国在这些转变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比之前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都要多。首先因为世界上还存在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对立，西方国家总把我们认为异类，我们GDP再高，也只是被看成“农民工”，领不来“城市户口”。其次，有的西方国家将中国的和平发展视为挑战，认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体系主导国家的冲突不可避免。最后，中国的快速发展也导致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些传统友好国家对我们也有一些意见。

面对这些新变化，中国外交须采取三大姿态来应对，即全面参与、及时反应和主动塑造。我们必须积极全面介入和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在涉及我们核心利益时，要及时态度鲜明地表态；同时赋予外交传统新内涵，影响游戏规则的变化。中国应以国际利益为战略圆心，以国家能力为准绳，更主动并切实有效地捍卫我自身利益。

中国外交须给予中等强国恰当定位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中国外交新格局，就是在今年年初戴秉国国务委员与杨洁篪外长都曾说过的：中国被国际形势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我认为这就是新格局。我所理解

的中国外交新格局有三方面：中国面临的内外新现实、新挑战和三个重点。

当前中国面临着内外新现实。就内部而言，可用两句话来概括，这就是中国发展势头在大国中最好；同时中国的矛盾也很突出，矛盾走向也不清楚。所以中国是双重特性国家（dual identity country），这是理解中国当今现实的出发点。

就世界新现实而言，一位成功预测了此次金融危机的美国专家认为欧美未来可能“日本化”，即完全衰落和完全恢复都不太可能，很有可能就是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新兴大国现在感觉非常好，但其实印度和巴西等比我们还脆弱。所以中国的外部世界是非常不确定。

由此来看，中国当前外交须迎接 5 个新挑战：一是中国已经变成国际形势中的“自变量”，但中国内部还有人等着别人发声了再自己反应，仍把自己看成“因变量”。二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国责任论”呼声肯定会越来越强大。三是外界对中国仍存在着战略疑虑，13 亿人的大国如此快的发展，外界对中国有这种疑虑也是正常的。四是中国利益已经超过了国家边境，导致对其进行有效保护很难。五是中国被动成为国际热点，如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

中国外交新格局有待解决的有三个重点问题：首先，要解决好内部协调问题。在中国社会日益多元化的现实进程中，内部协调虽然越来越困难但依然要解决。现在我们必须承认三个现实：（1）现在中国进入利益多元时代。（2）领导人的协调能力下降了，地方自主能力有所增强。（3）中国面临的内外压力同时到来。

其次，中美关系还是要搞好。美国 5 年前定义中国为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但中国是否“负责任”要由它们来定义。但现在中国发展太快，美国人都因此没有信心了。中美关系稳定，中国外交就可大体稳定下来，在我们周边给我们制造麻烦的某些国家也就失去了靠山。未来 10 年中国外交还是特别要在与美国关系方面下工夫做好。

最后，中国还要搞好与中等强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常讲：“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这其中找不到中等强的位置，如土耳其、加拿大等国。中国外交要在战略上对这些国家有恰当定位，工作上要有足够重视。